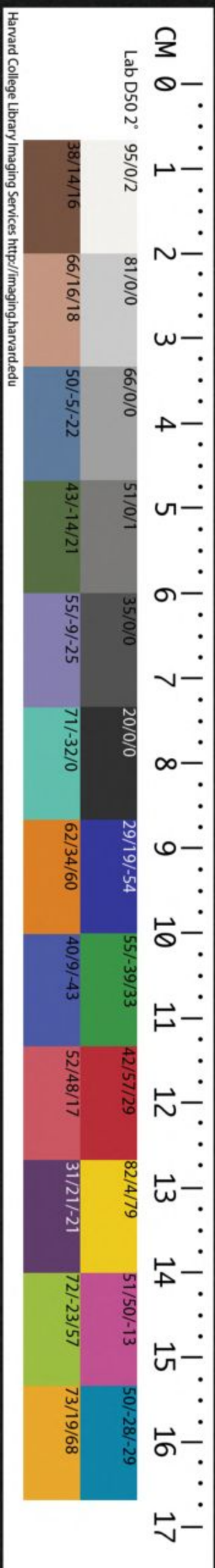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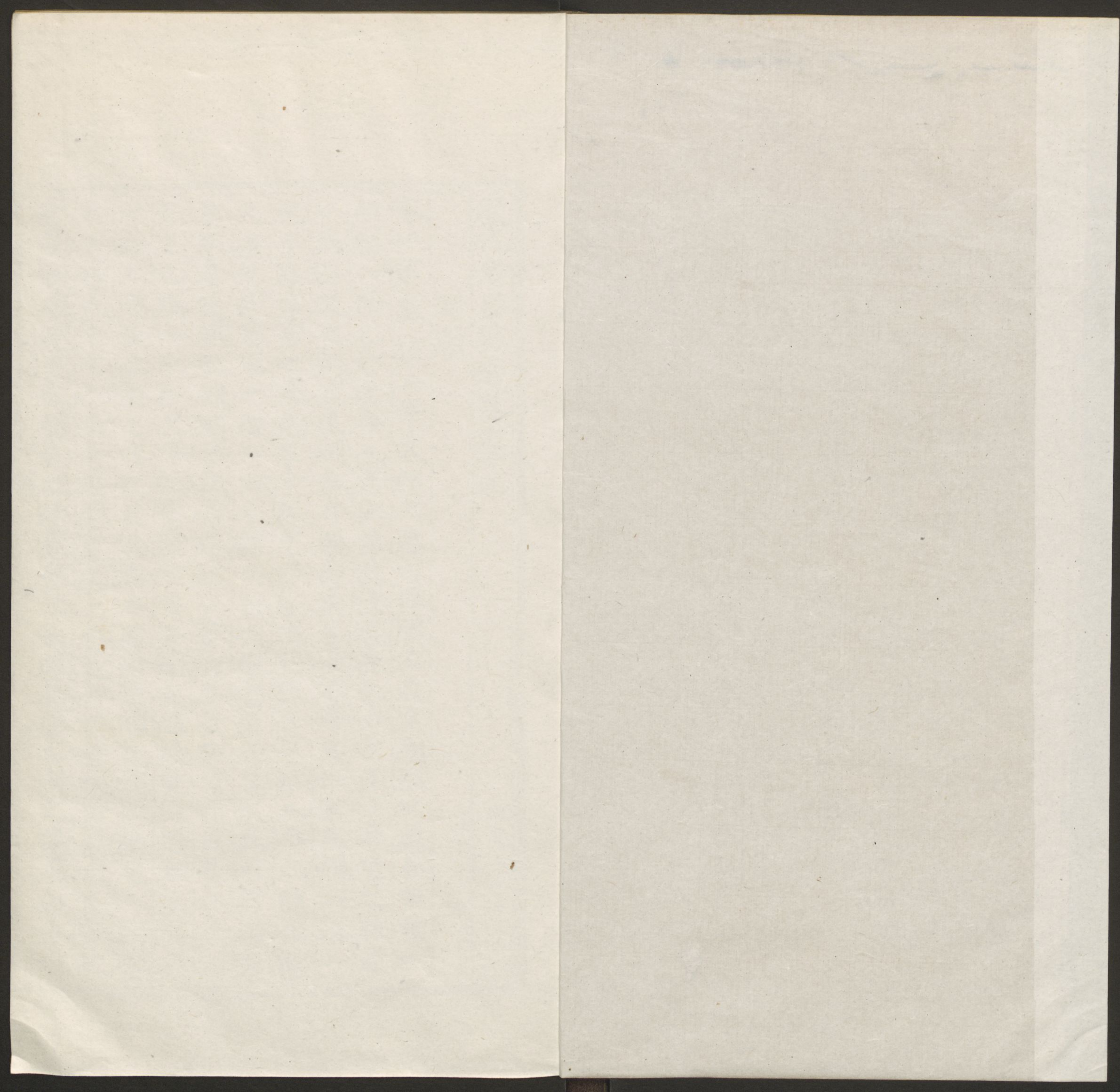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9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九

郊廟

宋仁宗皇祐二年。宋祁上書曰。臣聞王者建廟。猶之農合。必擇之
穀。相一而已。始受命之宗。無尊敦待有德也。田宗而下。尊官之。以
以為迷。毀之制。使後嗣。非有顯揚。莫大備。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
視乎尊。善古之道也。皇者。陛下。躬奉。德者。永惟。三石之。或然。際
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備。則。教。傳。國。准。嚴。東。使。能。司。得。禮。意。
章。開。奉。廟。無。缺。闕。神。祇。將。以。昭。合。靈。心。宗。宗。無。缺。非。禮。者。以。以。兩
儀。及。已。竊。以。太祖。皇帝。受。命。始。基。山。海。勳。業。莫。與。比。不。瑞。天
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致。禮。意。生。下。年。是。也。以。開。禮。意。公。宗。皇。帝。既
受。命。始。基。山。海。勳。業。莫。與。比。不。瑞。天。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致。禮。意。生。下。年。是。也。以。開。禮。意。公。宗。皇。帝。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九

郊廟

宋仁宗皇祐二年。宋祁上奏曰。臣聞王者建廟祫之嚴。合昭穆之
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冑之疏。咸
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
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威烈。際
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
章。開羣議。據懿鑠。聞孫謀。將以膺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
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默不瑞。夷
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興。右困蜀壘。湘楚閩粵。請吏入朝。當
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
受具重。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平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

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播川諸儒講道與
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
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諫。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奠壤。
翕受瑞福。普浸黎元。宵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春授明辟。洪惟
一祖二宗之烈。應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
戊武丁實躋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為漢之
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未
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
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
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之周道。古。嚴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
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
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

稱情違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
之盛。次申遙追之感。聖人之能事。君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
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
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
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
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到
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
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
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虔輦。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
用敷罄。惟聖心財鑒。謹具議狀奏聞。
嘉祐元年。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文。糴勾為五帝之名。始下太常去
之。其祀儀。皇帝服袞冕。祀黑帝。則服袞被袞。配位登歌。作承安之樂。

餘並如祈穀禮。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句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

四年辛章事富弼乞親行禘饗大禮。奏曰。臣謹按天地宗廟社稷皆為大祀。自古天子親祠之。其間尊與親兼之者惟廟焉。國朝崇奉祭祀。嚴而不瀆。每三歲天子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檢會今年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饗於太廟。禮曰。三年一禘。禘為大祭。所以合羣廟之主于祖宗而祭之。自來亦祇遣近臣攝行。今欲望詔有司講求。禘祭大禮。將來聖駕有事于太廟。庶乎國家事天

事親之道兩得其宜。所有降赦推恩並用南郊故事。

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議。四后廟饗。奏曰。臣聞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苟非正嫡。雖以子貴立廟。即無配祔之禮。案周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即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既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謂之閼宮。晉簡文宣太后既不配食。亦築宮於外。唐開元四年。以昭成皇后升祔睿宗廟。遂為失禮之首。先朝自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後。累有臣寮請行升祔之禮。先皇敬重禮典。皆不允從。別廟薦享。凡十有七年。其後宰臣等不深詳典據。繼上封奏。請從升祔。中旨勉俞。至明道中。議章獻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廟享。有司參酌儀典。請立新廟。二后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及禘禘並就本廟。及特撰樂章以崇世享。是為奉慈廟。載之甲令。蓋合經據。其後卒用錢惟演之議。祔于真宗廟室。臣等今參議。若以懿德皇后祔于后廟。元德

章獻章懿三后祔于奉慈廟。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四時薦新。朔望上食。一同太廟。庶合典禮。

七年。公著論三聖並侑。奏曰。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顯者。自可崇廟。祔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至唐垂拱中。始以三祖同配。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遂罷同配之禮。伏見皇祐五年。詔書令來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布告中外。未幾復有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雖出孝思。頗違經禮。臣等謂自今宜以太祖定配為得禮之正。

嘉祐四年。劉敞與胡宿同上奏曰。臣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后於

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後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名號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固不敢正其稱。况敢正其儀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為薨於寢乎。赴於同乎。反哭於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服母之義為之齋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必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為復紛紛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既復其號。

不得不異其禮。辟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為大臣乎。臣謂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狸。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后。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體為允。

啟宿又奏曰。臣近上言郭后追祔非禮之正。乞更詳議。今月七日學士院以張洞奏狀示臣。準中書批狀。令兩制同議。臣以所據與洞不合。更不連署。然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人君廢斥妃后者。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則羣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之於郭后。固未嘗有此。蓋于

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昔漢光武起於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長。寵衰。數懷怨慙。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引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者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后。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后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苑曄所謂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之。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者。以謂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

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辨。若不率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偏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故臣以謂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竊耻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飾誹謗。營為非禮也。不勝區區。

宿又上奏曰。臣竊以國家乘火而主。火於五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以此而言。國家常須恭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勞。臣下隕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陛下明德恤祀。虔共郊廟。宜蒙福應。乃遭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郊圓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

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昊天之神。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圓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宗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布告中外。咸體至懷。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陛下至孝。烝烝虞舜之用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今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今後每次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降。之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陛下獎育之恩。沒有餘責。劉敞與孫抃胡宿上奏曰。臣等謹案春秋傳曰。大禘者何。祭也。未踐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禘之日。

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此皆更聖祖神宗。盡心極慮。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宋家宗廟之禮。參用歷代。因時施宜。不專取於周唐。何以言之。如太宗真宗二帝。並配三后。孝章嘗母儀天下。而專於別宮。淑德以元妃正嫡。亦專於別宮。原其憲章沿革之始。似出聖意。自有所在。若規以一家之學。則紛然皆亂於上矣。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夫。既守以為常。若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專則尊得以伸。然則且不疑於黜遠四后。而獨豐於配享。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合食也。今陛下昉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亦不疑於以此禮之煩。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創禮革典為急。繼躋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創之。革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此之謂也。臣愚以謂如其故便。

敬又上奏曰。臣近與孫抃胡宿等議。后廟四主皆升合食。宜依舊制。不可輕改。其說猶未詳盡。不敢不陳。臣伏以九經所載。禘祭制度。最明最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凡議此禮。皆引為證。其文曰。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聖祖神宗。好禮稽古。洞洞屬屬。於宗廟之祭。至重至慎。知必不苟於追孝之禮也。太祖臨御天下。孝惠后主。雖在別廟。至禘祫之日。已自合食於太廟。而祫祖姑之下矣。祥符五年。因禮官之奏。又加考據。酌中著為常典。事更先帝。陵若日月。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持順聖上廣孝之心。而輕

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損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且四后陛下之妣也。如孝惠在開寶之世。尚合食於祖姑之次。今陛下親身及不得望清廟之室。於人情安乎。昔貢禹議罷園廟。羣臣和之者非一。聽其言殆以謂雖周公復生不可得變。元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悔之則無及矣。方衡議遷郊北。羣臣和之者亦非一。聽其言殆以謂雖孔子復作不可得奪。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悔之則亦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不當。幾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西漢衰敝之悔。可以為戒。且三代異物。沿革異宜。固未嘗相同。今欲捨本朝而慕前代。變先帝而述後儒。隔絕祖妣。排斥先后。輕動宗廟之體。易遷神靈之敘。臣不知此中何禮也。唯陛下裁適。

知太常寺張洞等議四后廟饗奏曰。臣等伏見國家每遇禘祫。奉別

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祀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唯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附于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

仁宗親詣太廟行祫饗禮。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

今親饗之盛。宜如舊便。學士歐陽脩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并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并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用。亦統于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并祔之后。懸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于廟。則其尊自中。而於禮無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

八年。脩為叅知政事。又上奏曰。臣近準敕。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壇門外道

南北向立。次引入壇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卯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王五帝。上辛祁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秋季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踈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

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並侑。復迭配。未

幾復並備。以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備。欲以致孝也。而違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壽星觀御容。狀曰。臣等前者伏觀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為勞效。利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便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奸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

依。在於太廟。未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為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社已曰。典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代。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靡不識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自。未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奸狀明正其罪。

仁宗時同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言曰。臣等竊以宗廟之尊太祖者。所以敘親明統。褒顯功德也。敘親明統。則必正其本。褒顯功德。則不可私其人。此聖人以義斷恩。立禮而為之極也。由禰已上。皆祖也。皆則孰主而尊之。曰始封。曰受命。曰有功。非是三者。雖屬之尊。且親不得當也。是天下之公法也。子不敢豐於其父。臣不敢厚於其君。故尊太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為配主。於祫享則位東向。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諸儒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是取尊之祖。即唐顏真卿韓愈欲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虞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已下。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最尊之

祖者。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為變禮。未可遽行於今。其間惟虛東向之位。於禮似近。何也。在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葬以士。祭以天子。葬且不敢厚其父。况敢以天下之公法。易其祖之位乎。周禮黨正飲酒。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三命不齒。且人臣尊父。族尚不敢與之齒。况在天子乎。乃欲以追崇必毀之主。加於萬世不祧之祖乎。臣等再詳三者之論。考於聖人之禮。俱未合也。直以最尊之主居東向之位。是欲求禮之情。虛東向之位。以待太祖。是欲守禮之文者也。然而禮之情難見。情一失。則禮從而喪矣。禮之文易守。文在而聖人之意或可存也。夫惟達禮之情。文者然後能作。此魏晉宋齊隋唐之君。及我藝祖神宗。所以謙讓而不敢決也。臣等以謂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

維又論溫成皇后不當立廟。疏曰。臣聞忠臣不為剛畝之遠。而報其

圖報之心。聖主不以芻蕘之賤而易其納善之慮。故下靡不盡之情。上無或遺之策。臣位雖微賤。然以討論載籍。參議典禮。為職竊不自薄。有愛君之言。惟陛下少加聽覽。臣伏見國家為溫成皇后立廟。備三獻官。設五時之祭。金石宰具。一侔宗廟。臣上求禮經。下尋本朝故事。皆所未有。不知當時誰為陛下為此謀者。臣聞孝惠皇后。太祖皇帝之正配也。其沒也。即陵構殿。歲時所祀。不過常饌而已。其後方得列於皇后別廟。元德皇后。真宗皇帝之母也。其沒也。別廟而祭。自爾羣臣請升祔相繼。先帝慎重其事。不敢即從。至於十年而後許之。今陛下一旦奉嬪御之享。廟而樂之。與祖宗等。稽於先王之禮。則不合。求之本朝之事。則非故。搢紳之士。無所誦說。下民觀之。不知所化。甚非太祖真宗慎重典禮之深旨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凡所興造。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稀闕或事。靡不畢講。今又將以孟冬吉時。親

裸宗廟。修大禘之禮。蓋禘者。庶昭穆正尊卑之祭也。所宜嚴默不端。昭示大順。以成祀典之義。而陛下以奉祖宗者。已之。皆妾亦得享之。非所以致隆極廣孝恭也。臣愚以為宜因此時發德音。詔有司。使議溫成皇后之廟。有不如禮者。一皆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使聖朝典制。幽昧復光。宗廟神靈。驩欣顧享。此盛德之舉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昔漢文帝幸上林。袁盎引却慎夫人之坐。以明妾主之義。前史書之。爛然不忘。今崇建廟祔。甚於上林之坐。僭擬祖宗。非特妾主之別。陛下聖德過於漢文。毋使愚臣不得申袁盎之志。

貼黃。陛下若以溫成皇后久在左右。不忘軫悼。則歲時遣宮媪內侍。厚加祭奠。亦足致其恩意。何必僭用禮典。取譏後代。此於溫成皇后非有所益。而於聖德為損不細。自陛下即位以來。動循

禮典未嘗有此過舉。臣願陛下特奮神斷。使有司得從改正。以全盛德之美。臣父子受國厚恩。實欲以此少申補報。幸不以臣位下而棄其言也。

英宗即位。初以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盧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數。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虞主於園。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說。議者各之。

治平元年。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等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義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陞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於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皆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歷代循

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誠不為少。所不敢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人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三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典禮。博考公論。敢以前定議為便。

知制誥錢公輔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于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

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救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

知諫院司馬光論明堂配侑疏曰。臣等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也。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

責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上聖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遠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魯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院官稽按禮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

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享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况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

光又乞改郊禮。劄子曰。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佗禮者甚眾。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為災。圓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圓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為可。願決意早行之。

知太常禮院李育上奏曰。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衮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絃。縱筭瑱之飾。衮則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鷩羽。鱗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衮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黼用袞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

門成池。不可以新聲聞。衾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異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右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為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從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實儀參校之。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園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真宗封太山。禮官請服衾冕。帝曰。前王服羔裘為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衾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權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古書之意。故至和三年。至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案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竊謂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

服周之冕。觀古之象。願復止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衾冕之服。及緝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參定。遂合奏曰。古世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興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孫無忌等采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衾冕。此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為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縵。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以爾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育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僞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為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以金飾版。則以白玉珠為旒。貫之以五絲。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為纓。纒

續充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繡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織為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為一行。重以為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綠終辟。鞞綬馬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劔玉佩朱鞞之制。已中禮。今無復改為。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從之。

育又上言南郊太廟二舞。即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為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園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八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黍藿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於下。進退取舍。處迫如是。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窮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關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近而不可述。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繁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乞罷郊宮無益工作。奏曰。臣竊以國家之大事。莫重於郊祭。聲明察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子之德也。天神之祐。蒼以靈。賔享是精誠而已。陛下纂紹之初。方脩大禮。自詔下中外。災祥屢至。霖雨之後。積陰不解。繼之以雪。民之困窮。飢凍迫切。咨怨之聲。喧于衢路。且人心悅。則天意順。今民憂結不解。和氣從何而生乎。

殆陛下奉天之意有所未至。佐佑之臣或慢其事。未盡虔恭之誠。爾况冬至俯遇。乘輿臨幸之處。經雨摧壞。未脩者尚多。期限既促。督役愈急。在有司。不得不然也。豈唯冒寒工作。滅裂枉費物料。罷廢之卒不僮仆。則自縊而死。可勝其數。傷和氣之尤甚。臣以為陛下。一意崇祀。經歷之處。雖有頽垣壞屋。何害於行禮。宜尚質崇簡。以副天心。如臨祭之處。土木興作。丹雘雕飾。青城浮華之設。工作無益者。權令停罷。少寬人力。以塞怨望。至若災沴之際。禱祈之事。固亦有之。惟當遣輔臣詣宮觀齋潔求晴。然人臣未足以動天。釋光何德。以庇民。所切者陛下之誠。宣布於外。聊以慰都人之望。此二事唯聖慈留意。卓降指揮。祀事更在虔脩。以召和氣。臣不勝倦倦之至。

治平中。西京會聖宮將創。宗神御殿。馬默上言曰。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為之節。為之制。亟止此役。以重清靜奉先之意。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趙鼎奏。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祭。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天地大祭有七。皆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祭之配。臣等謹議。

珪等又奏。准詔下兩制定議。仁宗祔廟。當以何人配享。臣等伏以仁宗享國長久。勵精致治。以知人之明。得馭臣之能。是以豪英材傑。樂為之用。外宣威靈。內經廟略。臣主感會。駟致太平。輔相則有故尚書

左僕射贈尚書令謚文正王曾忠允清亮履德經指致位上宰。燮和大政。乾興之初。輔弼兩宮。伏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謂以道事君。無媿前指。故太尉贈尚書令謚文靖呂夷簡。聰明亮達。規模宏遠。服在大僚。應登三事。左右皇極。勤勞王家。二十餘年。厥功茂焉。將帥則有故彰。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侍中謚武穆曹瑋。敦詩閱禮。秉義經武。參謀帷幄。折衝萬里。鎮綏方面。隱如長城。加以恂恂循道。有古名將之風焉。皆有功迹。見稱於世。伏請並配饗。臣等謹議。

珪又言。准中書批送下太常禮院狀。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天地日月社稷。其行禮日與國忌同者。自慶曆至嘉祐。凡八祠。皆援太常新禮。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德皇后忌同。樂備而不作。伏緣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在禮固不可闕。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

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自以情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用樂明矣。臣愚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又五方及感生帝。皆大祠。其從祀。牲用羊一豕一。禘祭正位從祀一百九十有三。牲用羊二豕二。釋奠雖曰中祠。至聖文宣王配。從祀九十有三。昭烈武成王配。從祀七十有五。牲用羊一豕一。割割殆不備足。臣謂宜度大祠中。祠從祀之位。其以差加之。又立夏祀赤帝。竊見祝版。御所自署。其恭且嚴。如是諸祠。而太府寺所供香醪。為甚不稱崇祀之意。本院據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謂忌日也。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然而禮令。即無忌日。饗廟廢樂之文。至唐始有祭與忌日同。則縣而不樂。裴寬建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當

時雖從寬議。亦無典據。臣等按禮家之說。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狀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踴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每遇薦饗。作樂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指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不可為如此。則雖不能純用三代之禮。亦可廣孝思之

至。祀五方感生帝。稽百神。釋奠文宣武成。從祀者衆。其用牲既少。俎實幾不能充。今宜加三感生帝。羊三豕三。中祠亦祠太府寺所供香。大祠宜視中祠之半。中祠宜視小祠之半。諸大祠降御封香。並請如祀昊天上帝之禮。臣某等議。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請不去樂。餘並如禮官所議。臣某等謹議。

英宗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給事中王疇以謂珪等議。遣真宗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

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壽聖節。上壽不用樂。狀曰。臣伏聞將來壽聖節。在上辛祀天致齋之內。於禮不合。用樂而太常禮院議稱用樂無妨。伏緣祀天致齋。行自古昔。誕辰上壽。起於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為重。昨來郊祀。小次黃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虛次徹褥。以示至恭。臣民懽然歌頌聖德。若今來致齋之內。却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聖慈指揮。將來上壽。以致齋之內。權不用樂。則不惟

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夷知陛下克已奉天尊禮化民之意。

知諫院傅堯俞乞減節南郊費用。疏曰。臣伏見郊祀日迫。而大雨為災。壞儀仗法物。及衢道垣屋。極多。恐百司供億。不易辦集。然陛下始見上帝。大禮或不可中止。即乞百事一從減節。既以省國費。愛人力。又可以致恐懼修省之誠。昔真廟咸平五年。當天下完富之日。尚以郊祀費重。減應奉雜物十萬六千計。况今災沴如此者乎。夫器用陶匏。掃地而祭。蓋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故達誠而已。今彌文萬變。皆無益於事。以典禮裁之。可省者非一。惟陛下留意。早賜施行。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雜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唯當據經。已與范鎮等參按經傳。舊文奏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務洽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於仁宗。皇

帝雖非真廟命以為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謚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於毀其廟。瘞其主。如此豈唯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毀泉臺。猶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姜嫄。闕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祿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於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

神宗即位初。英宗當祔廟。司馬光上議。祧遷狀曰。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惟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

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令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

御史知雜事劉述乞罷英廟神御殿。奏曰。臣聞治天下者。禮義而已。耳。禮義之於人。猶繩墨之於曲直。鹽梅之於和羹。適於正與和而已。舍正與和。君子弗由也。先王之道。能垂法於後世。而治天下不及於亂者。其禮義行於其間乎。禮義之大原。莫先乎宗廟。宗廟之制。自天子至於士。皆有隆殺之辨。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此萬世不易之道。而唐虞三代之所隆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易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說者曰。王道可觀。莫盛於宗廟。其可觀

者。廟貌云乎哉。以其尊祖奉親之道備於此。則人將觀而化之矣。詩曰。於穆清廟。爾雖顯相。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是皆不貴乎廟貌之隆。而在乎恭莊清潔之至也。故春秋書立武宮。丹楹刻桷之類。孔子惡其僭奢。瀆亂之甚。非所以交神明也。奈何兩漢而下。事不師古。孝惠感叔孫通之言。而遂立原廟。宣帝之廟。各於郡國。陵旁立之。是時天下之廟。合一百七十餘所。迨及東漢。則每帝即位。而各立一廟。繇漢而下。何其臆說之紛紛。而制度之不一也。原其所以亂禮之由。蓋叔孫通率一時之意。以售其諂。遂置孝惠於有過之地。而通亦不免為萬世之罪人。噫。宗廟之設。將以致孝思。而風天下。今乃以不經之制。紊亂先王之禮義。以瀆祖宗之神靈。嚴而行之。何不思之甚邪。今國家有天下百餘年。太平之日。可謂久矣。歷代沿襲之弊。固宜革矣。宗廟之制。固當求合於堯舜三代之禮。然其間尚有因循未革之

弊。而使尊祖奉親之義。未盡合於古者。且伏見祖宗以來。宗廟之外。皆別立神御殿於國中。又於陵旁置會聖宮。稽諸堯舜三代之禮。則無聞焉。迹其所起。蓋由當時佞諛之臣。及宦官女子之輩。援漢唐侈謬之說。贊成其事耳。今國家崇奉宗廟。非不嚴。而四時之薦享。非不備。又何必區區徇漢之遺敝。務竭府庫有限之財。以成不經之事乎。以至窮奢極侈。錯以金璧。類如浮屠氏之所居。歲時車駕朝謁。用僧道威儀。教坊鼓吹。雜陳於其間。朝廷之意。蓋欲整尊奉之禮。而極追慕之心。然而觀其所以奉先追遠之道。有戾於古。適足以瀆慢祖宗之神靈。紊亂先王之禮法。何所益哉。漢儒嘗奏罷郡國廟。引清廟之詩。言交神明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遊。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以為清淨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恭。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可謂確論矣。祥符初。國家夷夏謚寧。公私賍給。可謂全盛矣。不能於

此時講求關典。追復堯舜三代之盛。以遺子孫萬世之謀。而乃右尚
釋老。營造宮觀。窮天下之力而不能廢。其夸大之心。曾未三二十年。
化為煨燼。而僅有存者。天意之所儆戒。顧弗明著耶。蓋當時姦邪得
君。忠黷結舌。遂致人主有此過舉之事耳。可不惜哉。孔子在齊聞周
先王廟災。曰。此必釐王之廟。齊侯曰。何以知之。曰。夫釐王變文王之
制。而作煩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皆是古今
已事之驗也。嘉祐癸卯。仁廟棄天下。今茲不幸。先皇厭世。喪禮山陵
之費。為不少矣。雖陛下哀閔元元。率遵遺制。而務從儉約。然五年之
間。兩經大禍。國帑匱乏。民力凋困。祖宗以來。未有甚於今日也。臣今
竊慮朝廷將循祖宗故事。復立先皇神御之殿。此議一舉。費以億計。
今天下財賦耗削。公私疲病。加以水旱蟲蝗之災。仍歲不絕。兩河流
民。相屬於道。朝廷尚患無粟以振卹之。不過賣祠部牒。誘民鬻爵。以

賙之耳。戎狄滋彊。邊不弛備。盜賊嘯聚。所在為患。萬一饑饉之災。絲
地數千里。不特將何以濟之乎。言之可為寒心。抑若仁廟一殿之費。
無慮八十萬緡。今若為之。當不減是。奈何違聖王之禮。循不經之說。
以瀆先帝之神靈。以竭縣官之財用乎。有難臣者。謂祖宗以來。皆有
此制。而於先白一獨不然。為人子為人臣者。恣遽廢之乎。此所謂佞
諛之臣。宦官女子輩之所見耳。蓋以先聖王之道。天下至公之議。為
陛下開陳之。臣竊觀陛下天安英睿。懋昭大德。始議修奉厚陵。則面
戒執政。以奉先志。節省浮費。天下必不以我為不孝。夫我聖人之
孝德。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能以大孝之心。欽若
先帝之志。臣敢不以大忠之言。為陛下開陳之乎。孟子謂景公曰。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不
識忌諱。不敢為陛下建此謀。非陛下聖德天縱。超邁今古。不能行此

事欲乞以臣此狀下兩制臺諫禮官同共詳定。如有可采伏乞斷自
聖心。以復堯舜三代之典。以為子孫萬世之法。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九

事欲乞以臣此
或下兩制臺政
惟官同其詳
聖心以復亮
三代之典
以為子孫
萬世之傳
則臣雖死
亦無憾矣
之幸天下幸甚

